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六

碣九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六世

疎山仁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

碣九

盡在曲角木牀上爲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

一

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問如何是佛師咄曰這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如何師曰塔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

甚麼人行履師曰聃耳崩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千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

曰地下底一場懼懼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懼懼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懼懼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住後僧問如何是靈泉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此病如何師曰回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稽首醫王皺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同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午後烏雞帶雪飛問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見佛似冤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從栽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二冬瑞雪應難改九夏凝霜色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

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

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作亂者

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仰面獨揚眉

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

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說

第九

二

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

師曰無角水牯牛曰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

東壁打倒西壁曰憑箇甚麼過朝夕師曰折

腰鑺子無煙火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

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靈

泉境師曰枯椿花爛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子規啼斷後花落布塔前問如何是沙門

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

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

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

誰家樹不春

瑞州五峰遇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不撥不觸底人師曰

閉目藏三寸翻眉蓋眼睛

撫州疎山證禪師初參先疎山得旨後歷諸

方謁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得劙來麼曰將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

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

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

撲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喫飯

第九

三

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混融

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

底句師曰難逢不可得問親切處乞一言師

以拄杖敲之僧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得恁麼

不識好惡

洪州百丈文明照安禪師新羅人也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使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人不問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間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一代特教師曰義例分明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

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參尋屬關津嚴繫乃謂守吏曰吾非覩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旣爲法忘身回時願無客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山曰富塞虛空汝作麼生去馬九師曰富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住後僧問黃檗一路荒來久今日當陽事若何師曰虛空不假金鉢鍊日月何曾待照人師示滅塔于本

山肉身至今如生

延州伏龍山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橫身臥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  
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冬發異華問和尚還  
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甚麼

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師問火頭培火了  
也未曰低聲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不  
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吃了還饑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長鑿冷飯曰太寂寢生師曰  
僧家合如是

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  
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  
佛子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不  
住是甚麼人師曰向閻黎道即得不可荒却  
大安山去也

洪州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僧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金雞玉兔聽遼須彌問日落  
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  
水流遲問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  
甚麼法向他道甚麼師曰但道大雄山頂上

虎生師子兒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  
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  
曰不指月曰爲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  
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  
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迥出簫韶外六律豈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到得師

曰閻黎從甚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上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峰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榜晉天福中順寂葬于院側經二稔門人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閻維收舍利真骨重建塔焉

襄州洞山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一劍問如何是無生曲師曰未問已前

偈九

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雪覆孤峰白殘照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見問如何是露瑕痕  
青林處禪師法嗣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麼師曰無恩不墮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六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  
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sup>七</sup>麼師  
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  
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  
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

陽九

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

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曰  
剩裁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  
豈受裁邪林曰不受裁且止你曾見他枝葉  
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裁  
師曰祇爲不曾見所以不受裁林曰如是如  
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  
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  
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  
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

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  
氏出城迎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  
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  
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  
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  
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  
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音普應大千  
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  
商纔品弄辨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  
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

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主  
師曰好手須知樂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勲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  
豈許外人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  
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

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丘師以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風上堂瑠璃殿上光輝而日日無私十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

碼九

八

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更有何事僧問月生

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

碼九

八

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常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徧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

碼九

九

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

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猛虎當軒時如何

師曰性命不存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

任較嚼問如何是淨土中人師曰披毛遊火

聚戴角混塵泥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

時如何師曰渺渺曰雲漫雪嶽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甚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戶非關鎖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碼九

九

韶州龍光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

如何師曰越國君王曾按劖龍光一句不曾

虧上堂良久曰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

碼九

九

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規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不

空胥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

爲人處師曰殷勤囑付後來人問賓頭盧一

身爲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

戶盡逢春遂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  
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  
家春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  
曰攏摠一木盆問如何是道師曰或橫三或  
豎五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  
夜太陽輝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樹帶滄浪色山橫一抹青問如何是伽藍  
師曰祇這是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  
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白水仁禪師法嗣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咸泰高氏子總角之  
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  
溫禪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

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爲  
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  
常俄有神光異香旣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  
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師後  
忽欲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  
常寢處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棧笠觸之即壞  
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就茲建寺以酬  
宿因當雜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峰頂久而不  
散因目爲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  
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  
第十九  
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  
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  
曰家遭劫賊問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  
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  
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

問如何是重雲秤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花簇簇三冬異草青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徵時常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牆王公後果鎮永興申弟子禮師將順世先與王公言別囑護法門王公泣曰師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及歸書偈示衆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逝塔于本山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

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許之師慧遠禪師後遊諸禪會薯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已而又值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峰嘗往見之遺櫻楣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賚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懸記應矣

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

可呼畫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

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爲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白馬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剉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剉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龍牙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

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求問和尚年多少  
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問僧甚處來  
曰臥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  
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  
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

偈九

十三

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

三十棒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艤船戰棹曰  
還許學人遊覩也無師曰一任闔黎打燈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  
取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  
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  
梢郎子未遇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  
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  
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問古人面壁意旨如  
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

上堂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  
不道僧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闕曰  
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  
是間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  
深處師曰寸釘纔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  
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樹子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問僧有  
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  
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  
無畢竟名箇甚麼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且  
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  
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  
汝道曰即今爲甚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  
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

本來姓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  
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  
和尚道師曰即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  
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

麼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

喝大

十四

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  
真經師曰阿彌陀

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請訛句請師舉  
起訛人機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問  
具足底人來師還接否師便打

華嚴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  
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  
底浮浪足贊屹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  
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

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  
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問智識路絕思  
議併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九峰滿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  
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金烏  
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  
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

喝九

十五

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  
聞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  
者豈同聞師一日遊山大眾隨後師曰階前  
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即不  
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

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階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師問僧寅晡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

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手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在

北院通禪師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峰如何是雪峰的意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曰爲甚麼無師曰闍黎

諸方自有

第六

十六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參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峰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

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表人天曰恁麼則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蟻之絲厨絕聚蠅之糲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山曰以不間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請師一句師曰好

記取

金峰志禪師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峰  
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  
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  
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  
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  
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  
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  
師曰甚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  
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  
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  
師曰絕飢渴者曰絕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

東畎東流西畎西流

益州崇眞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  
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清風問如何  
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

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  
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  
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  
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戌亥年生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也首謁鹿門  
師資契會尋抵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  
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  
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  
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  
豎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

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茶毗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縷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捩斷問徧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峰頂上木人叫紅焰輝中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恩非重瞳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繯成佛沙彌不具戒祇爲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

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辦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漫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作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坼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真身無了姓沈見馬祖

同安丕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

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後

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徧處不逢

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

事如何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即乖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

雲峰下猿啼早碧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火畔坐熟向澗邊行

歸宗惲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

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朶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楊州豐化院令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

是敵國一著碁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

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

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閻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護國澄禪師法嗣

陽九

二十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靈泉仁禪師法嗣

陽九

主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爲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額上不貼榜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鄆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著靈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

安州大安山崇效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間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敲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輶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 五峰遇禪師法嗣

瑞州五峰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迢迢十萬餘

### 廣德延禪師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閻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閣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眾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妙峰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鑄煮佛喋師因事示偈曰纔到洪山便踩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

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臏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爲湯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九

偈九

王一

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如何是賓中

主師曰茅戶挂珠簾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龍樓鋪草坐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

至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婢生

得一子姓箇甚麼師曰偶然衫子破闔外沒

人縫問如何是不落階級底人師曰胎中童

子眉如雪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夜三

更擘不開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

冰無火斯須紅焰生問如何是密室師曰茅

茨當大道歷劫沒人敲問如何是異日已前

人師曰萬年枯木鳥銜來問懸崖峭峻還具

得失也無師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鮓甕乍開蠅噏噏曰

見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

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徧體崑崙黑通

身一點霜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

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祿絕時如何師曰

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薰薰彌宇宙爛壞

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

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

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

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

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

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問

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

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

魚鴈通消息

石門蘊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金烏出海光天地  
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  
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花新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  
問三身中那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  
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  
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問年  
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  
毫未發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  
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  
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曰遮掩不得問

第六

七

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  
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  
垢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參師  
問萬仞峰頭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  
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叅堂去師後令僧下  
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明的旨覺  
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  
語不將他作叅學人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  
性譬如朗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  
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  
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尚  
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  
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  
任昇騰陽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  
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

墮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  
請和尚不恪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六

音釋

薯常怒切  
音署嶼象呂切  
音上  
水在島也  
平地  
島在陸爲嶼嶽小山  
在水爲嶼  
在陸爲嶽贊賛音  
上祖左切  
音攢下五  
列貌惲  
藪重厚也  
蓋研計

屹官切  
音迹  
山竦列貌  
惲音研

羿音  
詣有窮后  
一名射師